

EUROPEAN
CULTURE STUDIES
COLLECTION

欧洲
文化
丛书

高宣扬◎主编

沉醉之路

——变异的柏格森

R o a d o f E n c h a n t m e n t
The Variable Bergson

尚 杰◎著

 人 民 出 版 社

EUROPEAN
CULTURE STUDIES
COLLECTION

欧洲
文化
丛书

高宣扬◎主编

沉醉之路

——变异的柏格森

R o a d o f E n c h a n t m e n t
The Variable Bergson

尚 杰◎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醉之路:变异的柏格森/尚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欧洲文化丛书/高宣扬主编)

ISBN 978-7-01-012892-4

I. ①沉… II. ①尚… III. ①柏格森,H.(1859~1941)—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221 号

沉醉之路

CHENZUI ZHILU

——变异的柏格森

尚 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31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12892-4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欧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高宣扬

编委会(按拉丁字母、拼音顺序排列)：

Renaud Barbaras (法) 陈村富 冯俊 高宣扬

Konstatinos Georgiadis (希) Axel Honneth (德) 洪琼

Annick Jaulin (法) 汲喆 Denis Kambouchner (法)

Matthias Kofler (德) Julia Kristeva (法) Tanguy L'Aminot (法)

李咏吟 刘康 Giovanni Lombardo (意)

Theodoros Papatheodorou (希) Patrick Pasture (比)

Bill Pickering (英) 乔还田 Baldine Saint-Girons (法)

Heiner Timmermann (德) 王杰 汪子嵩 Willie Watts-Miller (英)

徐飞 易存国 于青 乐黛云 张世英 郑成良

总 序

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亚洲的崛起、欧美接连不断的危机以及各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等重大事件,意味着 21 世纪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东西方传统文化遭遇空前未有的挑战,世界各地之间的移民潮不可阻挡地改变着原有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结构体系,文化交流已成为全球社会重建的关键力量。

文化始终扮演历史转折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以思想创造及其传承作为基本动力,又以人类生命及其思想精神力量的自我超越作为无穷演变的源泉。

欧洲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所以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世界的命运,就是由于欧洲文化所固有的创造精神及其悖论的不断更新。欧洲文化隐含现代性奇迹及其悖论的一切奥秘。

因此,紧密结合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及中国现代化的丰富经验,重新评价欧洲文化的价值及其内在矛盾,已经成为本世代中国文化复兴的紧迫任务。

《欧洲文化丛书》从当代中国现代化及中国文化复兴的视野出发,以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为基础,鼓励中国新一代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创新精神,邀请并组织国内外杰出学者开展对欧洲思想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尤其集中开展对欧洲文化的思想基础及精神核心的深度研究,以其哲学、史学、文学、神学、诗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及其社会实践经验为重点,贯彻“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和“科学实验”三结合以及“探究创新”、“交流互通”和“积累传承”三结合的基本方针,建构以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为中心基地、并在欧洲各学术重镇设有交流合作研究分支机构的跨学科、跨国界的开放性高端国际学术研究平台。

为此,《欧洲文化丛书》将竭尽全力与国内外学者及朋友亲密合作,并欢迎各位先进慷慨赐稿支持及批评提携。

高宣扬谨识

2012年8月于上海交通大学

目 录

| | |
|--------------------|-------|
| 总 序 | 高宣扬 1 |
| 导言 还原实际的精神生活 | 1 |
| 一、心情的事情无大小 | 1 |
| 二、心理绵延 | 5 |
| 三、自由意志 | 11 |
| 四、生命与直觉 | 14 |

上篇 感 性

| | |
|-------------------------|----|
| 第一章 自寻烦恼的天性 | 27 |
| 一、算计与沉醉 | 27 |
| 二、由独白所引起的话题 | 35 |
| 第二章 自燃的热情：“多余”的自爱 | 52 |
| 一、自然而然的感受 | 52 |
| 二、比想还多的想 | 66 |

中篇 理 性

| | |
|-----------------|----|
| 第三章 新哲学宣言 | 79 |
| 一、直觉 | 79 |
| 二、微妙精神 | 88 |

| | |
|---------------------------|-----|
| 第四章 影象与运动 | 104 |
| 一、“物质”就是影象:驳唯物论与唯心论 | 104 |
| 二、赫拉克利特式的思想火燃 | 118 |
| 第五章 冲动:肉身与精神之生命 | 132 |
| 一、蝴蝶效应 | 132 |
| 二、艺术成为“第一哲学” | 143 |
| 三、无尽的人性 | 168 |
| 第六章 痴迷于神 | 185 |
| 一、死与道德 | 185 |
| 二、人是浪漫之神 | 189 |
| 第七章 哲学精神的能量不是为了解释世界 | 204 |
| 一、哲学精神说:“我愿成为任何人” | 204 |
| 二、亲自与做梦 | 224 |

下篇 电影与哲学

| | |
|--------------------------|-----|
| 第八章 内在的形而上学 | 245 |
| 第九章 时间脱钩了 | 257 |
| 第十章 没有什么正确的画面:只是画面 | 264 |
| 结束语 要沉醉不要解释 | 285 |
| 主要参考书目 | 289 |

导言 还原实际的精神^①生活

柏格森创立了一种“高贵而微妙的哲学”^②。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柏格森以他活生生具有原创性的思想,颠覆了西方哲学传统——柏拉图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柏格森思想在 20 世纪的命运极具戏剧性,它最活跃和影响于 20 年代,在世纪末伴随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来临,柏格森的幽灵又重回历史舞台。他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谈论的主题就是时间。我并不把这种巧合作为笑谈,而当成是对精神生活实际的绝妙还原:为了还原柏格森,就得以他的方式描述他。

一、心情的事情无大小

亚里士多德确立了从“当下”和“不动”的眼光观察时间与运动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逻辑学和概念思维,这是一条西方哲学的主线。大智者如芝诺以几个悖论的故事(飞矢不动与阿基里斯追乌龟等)推出运动是不可能的,更是这条主线上的祖师爷,更有巴门尼德的“一”、“存在”或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的奠基之论——柏格森要颠覆的,正是这个传统。

传统所谓“思想”,不过人为地使赫拉克利特之河断流,以为真的能抓住瞬间的点,这就是概念式思维的出发点。形形色色的本体、实体、存在论,就这样出笼了。事实上,我们是在说那不能说的东西。说不出却知道,即直觉比语言更丰富、更可靠,心灵的领悟比推论更活生生而接近生命。彼与此不是相互

① 这里的精神,指 mind 而非 thought,是心灵生活,而非思想。

② Jean Theau, *La critique Bergsonienne du concept*, PUF, 1968, p. 11.

外在的关系,而是相互交错。直线其实是岔路,专注其实是在走神。所有这些,都是柏格森告诉我们的,他以沉醉的方式写作,这才是他的讲演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在柏格森那里,精神意味着心灵生活,这不同于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沉思。精神生活是内在而绵延的,与可计算性的数量或大小无关。我们往往无法用大小或严重程度区别精神生活的质量,比如今天我从股市上赚了1000元得到的快乐,与我同时被人骗走100元而造成的痛苦之间,是无法用加减法来相互抵消的,因为快乐和痛苦都是整体、是绝对、是无法分割的。换句话说,我不能说由于以上的情形,今天我只收获了900元的纯粹快乐(就当没有被骗走100元,这相当于“自欺”或“阿Q思想”),事实只能是我在痛并快乐中度过了心情交错的一天,这就是以上所谓岔路、走神,也是精神生活的多样性。精神生活无大小,事大事小完全随人而定。同样一件事在不同人那里看,大小严重程度截然不同;精神生活无先后,就如同人最不理解自己的地方,就在于不可能知道自己何时会冒出何种想法,从而喜怒无常是人的本色。

在所有地方,柏格森都呼吁我们回到心灵的天然状态,去掉抽象或凝固僵死状态,因为后者其实是“事后诸葛亮”,以已经明了的、先验的东西,作为我们认识的基础,因而不可能创造出新的事物。

于是,静默体味的生活,比语言和语言指导下的日常交际生活,更为真实。社会生活至少要遵守表面上的规矩,恶人希特勒当然也不会当众小便,但他却是个静默的疯子,他在幕后策划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事实(这才是真疯,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讲演则只能算“生动的表演”),证明他自己不是“人”。他当然是人,我这样说的目的,在于说明人背后的人才是真实的人,而人能有怎样的内心生活和干出怎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行为,不但可能这个人自己事先想不到,就是想出来与干出来,也是他和他人用语言无法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解释都是懦弱的而行为才是勇敢的。此外,“原因”是懦弱的,因为“原因”与解释在一起。一个哪怕非常琐碎的行为发生了,100个哲学家在争论为什么发生(因为他们在“原因”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其实该行为极有可能是瞬间被极其含混的刺激所触动的。兴奋只来源于受到刺激,尽管刺激的性质有所不同。接受刺激萌发了什么观念与行为,也是我们难以预料的。任何梦之所以比日常生活更美,就在于梦里有难以言状的新奇和清新锐利的

意象。灵感肯定与艺术结缘,天才难以用在哲学家头上,因为哲学家通常用概念或语言作为思考的依据,并很少在没有想好的情况下动笔。

我们可以收获想象或希望,有人反驳说这只是乌托邦,但最接近我们的事实,是心理事实。如果实现了拥抱美人的愿望而不伴随强烈的感官感受或心理事实,那我们不过是抱了一具僵尸而已。广义上的“心理事实”包含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引起的内心综合反应。首先是反应而非反映,因为反应比反映更自然直接。这里是人的而非动物的“心理事实”,这里强调的是瞬间的分辨力和交错的感觉,也就是柏格森式的陶醉,是排斥语言的。极度痛苦也是一样,眼泪因受到强烈刺激而不自觉地流淌。我们每天的情绪就这样变化着,它们之间是性质的区别,不是数量的区别。每天工作结束后躺在床上,收获的只是心情,如此而已。

变化环境就是改变刺激,也是精神质量的改变,这并非单指类似离开城市的喧嚣来到浪漫的海滩,单纯一个眼神与肢态,乃至有声调或有冷热温度的言语,就足以改变环境了。环境变化,心情也交错变化,这交错也叫共鸣。我将使用大量的相似词语,以便接近内心的真实,因为真实的内心就像极度陶醉与痛苦一样,是拒绝语言参加的。当柏格森说心情是质量而非数量问题时,并非指某心情可以单独的或纯粹的状态出现。如上所述,心情是交错或共鸣的,苦味的愉快多于孩子般单纯的愉快。人们很少想到,“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包含着关于什么是幸福并没有固定的看法,如果一定说有,那就应该是变化环境,就像女人身体的曲线比直线更优美一样。^① 音乐也是这样,交响乐比单调的乐音更优美,是因为其中掺杂了多种乐器或不同的音乐语言。同样道理,富于变化的旋律与“粗直”的嗓门更动听。旋律和节奏能唤起怎样的心情,是没有对应关系的,但这正是真正吸引音乐听众的地方。

总之,无论面对怎样的场面,要不断变化环境,要不断加减其中的元素,使人无法预料结果如何,在不安中享受焦虑的快乐,就像不安中激发灵感一样。不仅任何感情都可以化为积极,按照柏格森的说法,任何感情(包括绝望的感情)还都可以是美的。于是,引发了与交错和共鸣的另一相似词:暗示或隐喻,

^① “曲线所以比断线优美,正是由于曲线在时刻转变方向,每个新方向都被前一个方向指示出来。”参见柏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页。

也就是引入性质不同的彼事物来说明此事物——这里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能否引起这样的共鸣或者共鸣的深度与广度,是考验人性灵的关键,考验着性灵**的强度、高度、广度**。紧张放松进入催眠状态,然后又有激动的萌芽,因为遇见新的刺激。所有事物同时都是一种暗示,但能否在心灵产生暗示效果,进而能暗示出什么,在灵敏度不同的人那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的“深度”指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从而与哲学通常理解的不同。相比之下,哲学的深度是“反映论”或“直线论”的。它既然坚持逻辑推论从而放弃了暗示或隐喻,也就只能在同类的事物之间进行比较,从而没有新的东西。在柏格森看来,这里曲线性的暗示甚至适用于道德领域,比如通常对怜悯的解释,是同情别人的苦而庆幸自己没有受那样的苦。但对怜悯的深度理解却是,“**怜悯的要素在于我们要求自卑和乞望痛苦。这种对于痛苦的企望却也有它的动人之处,因为它提升了我们对自己的评价。**”^①一个不恰当的类比,自杀行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自杀者自觉赴死即死。生存或者毁灭,这是变化环境的极端、加减心理要素的极端。凡心理上的高难动作,都具有精神贵族的气质。

真正的陶醉,是事情正在发生,而不是已经发生。重复“已经发生”的,无论是动作、概念,还是念头,都是乏味的,不会有刺激,不会引起我们注意,也就没有不安,因为这只是数量的变化。陶醉,是在体验不安、冒险、挑战,因为这是质量的变化。我们不会想如何走路,因为它是数量的重复,但突然绊了一跤,情趣就出现了,因为这是质量的改变,就像曲线比直线更美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质量的变化,态度却是积极的。

每个人都曾体验过痛苦,却未必清楚痛苦是怎样发生的?柏格森说,痛苦加强,并不像一个声响越来越大,而像一首交响曲,有很多乐器在同时发声:“一个特别的感觉把它的色调渲染在其他各感觉上……这些简单内心状态的合唱把我们遇到新局势时的种种新要求提了出来。”^②在这里,同时的多种乐音之间,显然是声音质量的区别。快乐也是一样,也许柏格森能够开导普通人受制于心理习惯而在追求问题上“想不开”,就像国人只盯住升官发财一样。可是,“较大的快乐除了是指一种我们所偏好的快乐外,它还指什么呢?偏好

① 柏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除了是我们各种器官的某一种偏向以外,它还能指什么呢?因为有了这种偏向,当两种快乐同时在我心中被提出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选择其中一种。对这种偏向自身加以分析,我们就看出在有关的器官上,甚至在身体的其余部分上,有一大堆细微的动态,好像关于快乐的形象一开始出现于心中,身体就立刻出动去迎接它。”^①因此,快乐之间既不能相互理解,也不能互相比较,它们之间没有公分母。盲目羡慕他人的快乐而放弃自己的真正快乐之人,最终将是不快乐的人。“偏向”是必然的,不同偏向之间既没有共同语言,“不同快乐”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表面的或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无法相互理解。快乐的创造性在于往某个方面走极端,也就是去“犯错误”。这个错误是值当的,它表现为某种感受器官发达基础之上的专注性,就像深夜里钟表的滴答声似乎比白天更响亮,因为那时我们隔离了其他感觉,也就是我们在某个瞬间通常只注意某件事情。

二、心理绵延

在柏格森看来,绵延发生在内心,与外部事物无关。空间的点是事物的数量问题,可以度量;内心的瞬间点属于绵延的过程,我们只是表面上能自欺欺人地抓住这些瞬间点(即所谓顿悟),但实际上抓不住,因为内心世界各种瞬间的感觉是相互交错难以分割的。

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区分发生在时间中的运动与发生在空间中的运动,会导致荒谬,因为速度是以在时间中经历的距离来衡量的,时间的瞬间点与空间的某一点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即这两个“点”性质相同。对此,柏格森不以为然,他主张真正的时间即绵延只发生在精神世界,精神的运动不同于物质的运动。芝诺著名的“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就是将彼此外在的空间点(的关系)与事实上无法抓住的绵延瞬间点(的关系)混淆起来了,并导出空间运动是不可能的观点。事实上阿基里斯几步就追上了乌龟,但内心的绵延绝对不同于事物在空间中的运动,我们不能将“时间点”混淆于“空间点”(“点”与“点”不同,这充分显示了语言的界限)。内心瞬间活动发生的先后顺序与当

^① 柏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5—26页。

下事物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前者的瞬间关系是“乱七八糟”的。

客观化并不单指外部事物的世界,当我们做判断,即把流动着的心情中的某一点(人为地抓住其实没有抓住的东西)凝固化时,就形成了一个抽象、对象、概念、单位,我们在做分割,就好像时间停止了。于是,我们获得了概念、一致、逻辑性的思维,殊不知遗漏掉多少有趣好玩的韵味!这就是阅读哲学著作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它漏掉的东西,是无论如何捡不回来的,因为按照柏格森的意思,哲学一直在使用“空间思维”,比如谈差异和对立。差异是用语言凝固的,因此一切哲学,本质上都是语言哲学。

我们觉得深夜里钟表的滴答声似乎比白天更响亮,这时,这滴答声就变质为新的媒介(就像文字对口语、电影对其改编成的小说一样),新感觉就会伴随着不断的滴答声交错而至。媒介的性质不一样,有时间的有空间的,有听觉的有视觉的。媒介同时是形式结构或所指内容(随你怎么叫它们),柏格森则称为“性质”,德勒兹叫(施展才华的新)“平台”(plan)。它们都是内在或绝对的因素,所谓内在或绝对,就是感受得出却说不出。它也有点胡塞尔所谓“事情本身”的味道儿,一个还原掉自然态度之杂质后的“虚无”,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有滋有味的存在。

逻辑的观点认为,相反的判断不能同时都是真的,这是逻辑的基础。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基础的前提,是观念在空间中彼此外在的并列关系,即“是”与“非”之间无法彼此包含。实际的情形却是,不同性质的感情、感觉、观念内部和它们之间,都是你中有我的。同时占据整个心灵的,是多样性的绵延而绝非单一的是非。^①抽象意味着在观念之间或者符号之间进行区分的能力,意味着凝固时间——只有跳到时间之外,作为时间的旁观者,才有这样的可能性,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切概念判断的软肋。柏格森反对康德关于时空是先天的实在之说法,连带也否认了人有不变的天性,人性是可以改

^① 柏格森的“绵延”*durée*与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之间的相似性:观念性欲望难以实现、多样性、不可还原性、非直接性、有说不出的剩余或者韵味儿、把语言当成行为本身而非已经完成的意向、陶醉状态或时间是不可说的因为时间是构成我们的骨架我们永远处于时间之中、连续性并非直线性而是中途有无限的耽搁走神进而有曲线之美、先验的动机总难以实现或时间不是按照钟表的指针流逝的、我是他人或表达就是表达出别的东西、区分,就是走神或曲线效果、空间上的区分是时间上延迟的效果、différance区别于différence所暴露出的新平台(a)就像是一种意外而突然的插入活动……如此等等。

变的。柏格森辩驳说，“我们所以用以构成空间观念的种种感觉自身是不占空间的，而仅仅是性质式的。”^①这等于说，外部事物一旦进入人的心思，必定与外部事物本身不一样。空间感和时间感一样，都是出自心灵的虚构，并非我们真能抓住的东西。这也就是当康德说时空是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时，我们不必太和他较真儿的原因。我们宁可去较真儿康德如何在某天心灵突然冲动，就想出了这个结论（通过什么来识别空间感，在不同人那里也许是不同的，在动物那里又与人不同。动物也许是通过声音、气味等辨别空间的方向）。

我们不能从绵延中把时间抽取出来，因为这等于在不知不觉中重新依靠空间而放弃了时间。时间之中的因素属于多样性的性质问题。一讲区别，就是在模仿事物的空间性，就像在阿基里斯追乌龟的故事里彼此不断保持 1/2 分割的数学性质一样。但心灵状态的各种因素是不分彼此的。“只因时间被当做一种纯一媒介而意识状态被散布于时间之中，意识状态才变成外于彼此的。”^②不必用事物的空间性质说明时间，即不可把时间还原为空间。这种非还原论的立场，为文学艺术敞开了无尽的想象力。比如，对于陆续出现的感受，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我们不能照一种样子把它们并列、并置、区分开来，就像我们不能脱离或置身时间之外说“什么是时间”一样。传统小说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只描述了简单而非复杂的、渗透着多种滋味的快乐。相互渗透的性质不一的情绪，不可用单一直线型的笔触加以描述，就像曲线比直线更优美；相互渗透的性质不一的情绪，又是拒绝先后顺序或因果关系的。心理的绵延抗拒事物的三维性，这就像为了体味空间，必须位于空间之外似的。在这个意义上，绵延表明人心似神灵，这样的直觉超越了人自身身体性的局限，就像音乐的绵延只是纯粹的多样性。^③ 影象可以是纯绵延的吗？应该可以，只

① 柏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63 页。

② 同上书，第 66 页。

③ 这样的纯粹感觉在欣赏纯音乐时感受最为典型，这样的欣赏之所以困难，可能在于我们不能从这些曲调或旋律中体味任何空间性质的东西，而只是激发复杂交错的心灵感受——它们本能地抵制语言。用柏格森的说法，不会欣赏音乐的，是先天地在乐音与外部对象或某种固定的心情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而“我们所以肯定这个感觉始终相同，乃是由于我们没有想着感觉自身，而在想着那位于空间的客观原因”。柏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71 页。这里所谓“想着感觉自身”，就是不带有任何事先的想法，沉浸于乐音本身。

要影象的多种因素不是一条类似单镜头拍摄的直线(比如从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拍摄整个吃饭的过程,这是观众难以容忍的),而是交错蕴涵的,电影中的蒙太奇和各种闪回手法,就是典型例证——它们是连续多种性质的转变。我们去感受它们,而不是去计算它们的数量。

下面这段话不仅适用于日常感受,也适用于欣赏音乐和电影(只要把绵延的声音变成绵延的影象):“钟摆的单调摇动使我们想睡觉,试问在这种时候产生这效果的难道是我们所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或所看见的最后一次摆动吗?不是,当然不是,因为照这样说,为什么头一个声音或头一次摇摆就不产生这种效果呢?难道这是由于我们回忆了以前各个声音或各次摇摆而这回忆跟最后的声音或摇摆并排置列在一起吗?但是同样的回忆若事后被并排置列在一个单独声音或摇摆旁边,则它并不会发生效果。所以我们必得承认,这些声音彼此合在一起,并且不通过它们仅仅当做数量而言的数量而发生作用,而通过它们的数量所表示出来的性质,即通过整个这些声音在节拍上的组织而发生作用。”^①所谓旋律,就是调子的结束与延长,相当于女人优美的身体曲线——两者的连接,就是乐音与影象之间的蒙太奇。所谓沉浸于音乐,就是最为典型地陶醉于变化之中,而所谓变化,即乐音倾向、高低、音色等之间的差异,此差异与空间位置的差异不同。

柏格森认为,运动物体所经过的空间是可分的,而经过该空间的动作,则是不可分的,这种不可分性只针对意识才存在。^② 换句话说,空间的绵延和我们观看它的意识一起存在。我们能体会它,因为心理是不占空间的——意识不做分割而只有绵延。当我们像康德那样认为有空间意识时,有了把运动凝固化的世界观,于是我们就开始犯错误了。例如“伊里亚学派提出各种僻论乃是由于人们把运动跟所经过的空间混为一谈。因为两点之间的距离是无限可分的;如果运动所包括的各部分真像这距离自身的各部分一样,则这距离是永远无法越过的。但是实在的情况是:亚智利斯(现在通常翻译为“阿基里斯——引注”)的每一步都是一个简单而不可分割的动作;在做了一定次数的动作之后,他一定会追上乌龟并跑到它的前面去”。^③ 总之,柏格森所有辩驳

① 柏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74页。

③ 同上书,第76页。

的最要害之处在于：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说明，我们不可人为分割那本来不可分割的元素——即不确定性比确定性更真实、更古老。乌龟和善于长跑的阿基里斯都在以不可分割的步子运动，但后者步伐连带速度更快，这就像聪明人比蠢人思考速度更快一样。

总之，运动大可不必等同于实在空间，比如影视中图象的运动就不占据三维空间，互联网更可展示虚拟的图象。运动在绵延之中，而绵延在空间之外。概念与实物一样，其含义或者其位置数量等关系，是“已经完成的”。但是，运动就像绵延一样，只发生在精神活动中，它们既非概念亦非实物。这也说明为什么直觉、领悟、感受这些字眼比概念和推理更真实甚至更准确。于是，与通常看法不同，建立在概念、观念、推理基础之上的沉思其实只处于精神的表层，直觉、领悟、感受才直达精神的本质——就像爱的激流与力量！在这里，柏格森的出神、做白日梦这些自由“意识的直接材料”（坦率天真性），与克尔凯郭尔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会师了，并且与建立在任何算计（如果我们把“过去”只当成“过去”，就只是测量或算计）基础上的哲学分道扬镳——在我看来，这是智慧大小的区别，或者是大智若愚与耍小聪明之间的区别、精神贵族与小市民之间的区别。

按照上述道理，内心的冲动应该是一种动作性的东西，用直觉称呼其姿态。没有什么概念性的“我”，“我”的身份在流动中，就像我的手所触摸的东西时而高尚时而污秽。我的性格和精神一样在分裂。我的行为像另一个人而不像我自已。我的周围环境是相对不变的，但我每天活动于其中的感觉却时时变化着，就好像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一样。这样一种“科学上的错觉”在我们心理上却是绝对的真实。任何感觉一被重复（比如在不同心境下品尝苦瓜的滋味）就变了模样，但描述的文字（苦瓜）并没有变，显然此刻文字比感觉更不真实。这也就是作家比不上演员的道理。天才的作家，必须有最能调动读者情绪的语言，变化词语和句子、加快词语的节奏——这相当于语言在描述、在直觉！当我们万分兴奋时，被占满的心灵是没有语言的，却有着千百种交织着的心情，独特而新奇。只要语言一加入，就会歪曲它们——因为你要用一个名称标志它们，这等于把绵延交错的瞬间彼此分开，或者等于把时间散布在空间之中，使活人的情感失去生气而变成了雕塑。情感是只能描述不能分析的（因为分析要使用逻辑：要使用含义已经事先约定好了的概念、要给事物分